

吴振尧◎著

桂花飘香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朴实而优美的文字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祖国南疆烽烟中友与敌、爱与恨的绝恋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中国战士』。



桂花飘香

吴振尧◎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花飘飘 / 吴振尧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71-0759-0

I. ①桂…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4543 号

责任编辑: 王 宁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7.5 印张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171-0759-0

目 录

| | |
|----------|-------|
| 1 | (001) |
| 2 | (013) |
| 3 | (023) |
| 4 | (035) |
| 5 | (048) |
| 6 | (060) |
| 7 | (077) |
| 8 | (090) |
| 9 | (101) |
| 10 | (112) |
| 11 | (124) |
| 12 | (136) |
| 13 | (158) |
| 14 | (170) |
| 15 | (180) |
| 16 | (190) |
| 17 | (205) |
| 18 | (218) |
| 19 | (236) |
| 20 | (247) |
| 21 | (258) |
| 22 | (269) |

1

场战斗过后，救护所照例要忙乎一阵。大批需要抢救的伤员——接连不断地涌到。军医和卫生人员不分昼夜地抬着担架急如星火地跑进跑出。

昨天，“金鸡山”448号高地争夺战刚刚结束，打扫阵地的工作还在一些高地上进行的时候，团前救护所的同志就随三营急忙开过来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整理一下搬来的东西，便不得不投入抢救工作。

两个月前从广州总医院调到前线的吴桂花，主动要求上前线救护所工作，组织上也大胆地让她担任了外科主治医师的工作。她带着一部分同志最先来到“金鸡山”448号高地的丛林里，在还保留着激战痕迹的，惨烈的战场上转着圈子寻找伤员，连夜在山洞临时搭的行军帐篷里做手术。

这紧张的战地医疗的日子里，吴桂花那丰满的双颊消瘦了，白晰清秀的面孔像一尊石膏像泛着青色。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布满细细的血丝，明显地凹陷进去，可是，她匀称的身材，依然充溢着成熟的大姑娘的弹力，今年她满打满算也刚满二十五岁。乌黑的眸子闪着光彩，甚至显得有点严厉。军帽的帽檐下露出沾有尘土的刘海发丝向右额角分开，齐齐贴着耳朵，更显青春神采。她对生命的热爱和责任感，使刀子手术时，运作娴熟，技术精湛，更加充满活力，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忘我的精神和对待伤员热情而又严格的劲头儿。

那个调皮捣蛋的赵军连长，对救护所的女兵们的话，向来是不以为然的。女兵们对男性军人的那种把生命置之度外认为是前线战士的气

质，甚至看作是经受战争锻炼的人应有的品德与义务的想法感到幼稚好笑和焦虑。双方也常常因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而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口角。

三营指挥所，三营营长尚雷见到韦团长后，给他们讲了不远处团救护所今天发生的一场争吵。开初，大家对此类事件并不感兴趣，他们边啃压缩饼干边听尚雷营长的叙述。吴振华对此更是感到不耐烦，他觉得韦团长在这阵地安心地聆听一个救护人员与伤员的“争吵”的故事有点滑稽，认为这与战争的胜利似乎离得太远了，而他认为该一个领导去过问的事而团长又确实未一一检查。但当他听到“争吵故事”里的人竟是同妹妹吴桂花有关，霎时认真起来了。

“今天，我接到一个从团救护所打来的‘告状’电话。打电话的是外科医生吴桂花，‘被告人’是我们营八连连长赵军。”尚雷用讲故事的口吻给他们讲叙，当然这其中也有他的夸张了。不过这是一个有趣的事，你听听，尚雷又绘声绘色地叙述着，真不愧是一个能武有才善说的优秀干部。

……

中午，吴桂花给一个下巴受了贯通伤的伤员做完复杂手术，站在那里缓一口气，等待下一个伤员。临时的治疗室兼手术室，是整修后的一个大溶洞，也是重新整修好的永久性工事，进进出出只有一个门，顶上有几个巨大的天洞气孔，可坑道内仍然空气沉闷，充满着消毒水的药味。这溶洞外，虽已是二月了，但近来常遭炮火焚烧熏燎的灌木，还看不出春天的翠绿，那在春露滋润下刚冒出来的绿芽叶上也沾满了尘土，显得脸黄根肿似的。

不多时，救护所的门吱溜一声，第二层挂着白布门帘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但右耳朵少了一块的军官拄着兰木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身上穿的是的确良军装，好像刚领来不久，还有许多褶皱纹，不过，已经血迹斑斑，泥污点点了。两条裤脚管从大腿一直破到膝盖。粗针大线补了补，看上去很难看，唯独领章是新钉的，红艳艳、格外扎眼。军装虽然被枪炮弹划破了许多洞，明显地被火燎坏的衣服，可本人还当作一身挺不错的出门衣服穿着，他一边把手插进宽宽的皮带下面，拉着皱褶，一边悄悄观察着带有睡意的吴桂花。这时，他有点儿发慌，因为要

为自己看病的人还是个青春妙龄的姑娘。

“请到这边来。”桂花翻着护士拿来的病历卡，温和而又亲热地说。但是话里俨然透露出由于熟悉和精通自己的业务，而产生的自信心和权威。

桂花用职业性的锐利目光仔细打量着以难看的动作走过来的伤员。她认为那人个头很高、肌肉发达、身体结实，相比之下，脸太秀气太白皙了。又粗又浓的眉毛和那闪烁着激情的小眼睛，给人一种强悍的印象。一看就觉得难相处。加上雪白的叠牙露在外面，没有说话先嘻嘻一笑，可能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桂花从病历卡上知道他的名字叫赵军，是在这次战斗中担任主攻团三营八连的连长。但她对这一点并不特别关心。因为不管你是军官，还是士兵，是有名的英雄功勋，还是不为人所知的，只要进了救护所，统统只不过是一名伤员罢了。谁知就在处理完大腿上的伤口，护士开始给他缠绷带的时候，发生了口角。

事情是这样的：护士为了缠绷带，偶然按了一下他的大腿，这个魁梧的伤员立刻“唉唷——”喊了一声，锁起眉头。

“怎么回事？”桂花把眼睛睁得溜圆的护士推开，接过绷带亲自给他包扎。同样，也皱起眉头瞅了他一眼。

“冷不防一碰……”赵军嘿嘿一笑，别过脸去，两条浓眉还紧锁在一起，连连抖动。

“大腿也受伤了？”桂花很快把绷带缠好，问道。

“嘿……这是早先的伤。现在不要紧。”

看得出来，他想搪塞过去。桂花二话没说把裤腿朝上一抹，不禁哑然失色，瞪大眼睛冲着赵军瞧了好半天。赵军的脸红到脖子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自言自语：“这还是追赶侵略者时受的伤呢。到现在差不多有一星期了。等战争结束一块治吧。说实在的，我内里也有病。”

他的左大腿，有一块巴掌大的透红创面。中间一块肉由红变黑，已经坏死。奇怪的是，这个嵌着弹片的伤口，表面上长好了，里面却化了脓。赵军自己瞧着这怕人的伤口，也仿佛头一次看它似的，瞪大了眼睛。桂花从治疗台拿来止血钳，夹了夹伤口表皮。

“你是重伤不下火线了，疼吗？”

“不要紧。该死的！”

“无论如何……护士同志，马上准备动手术。怎么耽搁到这地步？要不送后方医院。”桂花一面向护士交待，一面责怪赵军。

“这点伤，我不能离开阵地。伤都会自己慢慢好的。何况现在没有工夫。这是战争呀。”赵军听见桂花责怪他，心里反而变得轻松起来了，笑着顶了回去。三只角的小眼睛有意地眨巴几下，活像个调皮鬼，时不时还露出像锥子一样尖尖的虎牙。桂花对赵军的腔调、眼神和虎牙都瞧不惯。

“好像就你一个人在打仗。这么搞下去，腿非锯掉不可。”

“别吓唬人啦。说实在的，我们哪有条件按时治疗呀？战斗太激烈了。就是我找上门来你们也不会太欢迎的。没有药，手术器械也不全。再说，跟着团队跑来跑去，又站不住脚。我们也晓得害臊，所以决定等伤口自动好起来再说。情况就是这样。”

桂花又板起面孔，闭紧嘴巴。觉得他看起来长相不错，可嘴太凶。油腔滑调的叫人反感。

手术台上摆着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手术器械。赵军走到跟前时，神情有些发慌，一连说了好几遍：“非做手术不行吗？我可怕疼……”不知道是发牢骚，还是害怕。等到躺到铺着胶垫的手术台上以后，他就好像什么都不想了，一声不吭。刚才碰了他一下伤口他就大喊大叫，这次是局部麻醉，护士估计他一定要大吵大闹，没想到他居然坚持住了。手术大约做了个把小时。桂花做完手术，拭了拭鼻尖上的汗珠，正要送他去住院就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

赵军的腿刚刚切开两个口子，便硬要留在阵地上。桂花见他一瘸一拐地去拿拐杖，吓了一跳，悄悄盯着他。

“赵连长，刚做完手术不能动。”

赵军仍然不慌不忙地拿起拐杖，“谢谢，医助同志。我得出洞看看敌情。”说罢转身要走。

“唉，到哪儿去？担架马上就来。”

“啊？”赵军的眼睛立即瞪得滚圆，“叫我到后方住院？”

伤员要花腔，桂花已经不只见过一次，但从来没有打心里不痛快过。这回她可动气了。自己也没想到竟然是会非常生硬地刺了他一句：

“我很忙，没时间和你开心。护士同志，请马上把这位军官送到七病房。”

“真要我到后方住院？”

赵军无可奈何，看看桂花的高鼻子，把拐杖朝胳肢窝底下一挟，像是要闹事似的一面急匆匆地走过来，一面大声嚷叫。他的浓眉挤到了一起，那股嬉皮笑脸的劲儿全不见了，显得很不好对付。

“同志，你糊涂了？送我到后方医院……你知道现在前线情况怎样吗？哼，人家又没请你，却赶着给人家做手术，一开始我就不新鲜。”

“讨厌。我是军医，你是伤员，懂吗？前线的情况用不着你管。”

赵军听了医助这番生硬而冰冷的话，顿时软了下来，显出一副可怜相。隔了一阵，他也许是想起了什么，搭讪着笑了笑，用哀求的口吻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套。

“医助同志，别这样好不好。请听我说，你是军医，当然有权叫人住院。但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现在我们连在金鸡山。你知道金鸡山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我们连在团队的最前边，一天要经历敌人好多次的反突击。连长哪有脸躺在救护所，早知这样，还不如不动这个老伤口呢。”

“连长同志，光凭责任感和面子，是打不了胜仗的。连总会有人代理指挥。好啦，快走吧。护士同志，请吧！”

“实在没见过这么刻板的人！你戴着肩章，听你的谈吐，好像也吃过一点军队的饭。怎么这样不讲交情呢。太机械了……对不起，我得回去。”

桂花立即火了，这个伤兵始终不把人放在眼里，她对他的态度难以忍耐。两个人的争执激烈起来。

赵军在前线救护所的山洞里已经一个星期了。头三天，他不言不语，一边治疗一边睡大觉。自从“488高地”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打仗很乏。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幸运。把强迫他住院的事也忘得

一干二净。可是，三天过后，这个急性子便对救护所的枯燥环境腻味了。至于跟桂花的关系，还是那么紧张。

赵军发觉桂花对自己耿耿于怀，特别不亲热。瞧这个“死顽固”——他竭力装作不注意桂花俊秀的容貌——对旁的伤员多和气？唯独对自己老是把嘴闭得紧紧的，甚至皱眉头连治疗上必须说的话，也尽量少说。

赵军心里很不痛快。换纱布、解绷带的时候，总是又喊又叫，故意装出一副疼痛的样子。护士们都使劲咬住嘴唇，忍住笑。桂花也不时扭过头去，脸有点绯红。当他发觉自己过分的做作露了馅，心里更炸了，满脸气丧丧。

他们的“恶劣”关系，连伤员们都知道，而且成了感兴趣的话题。

“这两人的长相就有一股倔劲儿。瞧医助那鼻子。”

“连长……不管怎么说，那双眼睛就是惹是生非的样子。”

“谁肯先罢休？大概永远不会和好了……数学上管这叫平行线。”

“哼，别耍你那炮筒子脾气，不了解情况尽瞎说。别看他们表面上施放烟幕，谁知里头有啥奥妙？”

“那倒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心神可有谱啦。战争锻炼人啊。”

“说得好听，这叫‘火线恋爱’。噢——把我的爱情彻底伪装起来——”

伤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谁也不晓得他们的话有没有一定的真实性。对别人的感情如此敏感，说明他们内心也珍藏着这样的爱。硝烟把战士们锻炼得坚强如钢。他们的心里翻腾着用任何战争的炮火也不能使之枯竭的爱的巨流。就人而言，最高贵的爱情常常像冰层下面一股清新的流水，充溢在每个人的心田。

人们没有它，一刻也活不下去。爱是生活的目的，活着就意味着爱，爱能使你为了所爱产生超人的力量，甚至战胜死亡。

没有对祖国的爱、对乡土的爱、对家庭朋友的爱、对所有美好东西的爱，以及对心上人的爱——没有这一切的爱，战士们怎么瞪起眼睛、面对喷吐火舌的敌人火力点？怎能在伏击之夜，不顾脊背上冷汗直淌，纹丝不动地坚持到底？怎能在每一步都有敌人追击的情况下，跋涉千

里，从敌后突围出来？爱是激励善良的人民敢于拿起武器与凶残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最好的号角。

战士们没有一个把爱的可贵挂在嘴边。因为它已经日常化，一刻也没有断过，所以无需多说，何况又是那么明显和自然的感情哩。

战争，也是爱的试金石。寡爱薄情的人，难以经受住战争的考验，而且还猜忌别人坚贞不渝的爱。可是，与敌人英勇拼杀的人们，懂得像珍惜自己的爱一样珍惜别人的爱。他们胸怀宽广地维护战友的爱，并跟战友们一起欣赏这种爱。

救护所的气氛虽说有些肃杀、冷漠，但在战士们的心里，却荡漾着清新美好的爱的泉流。大家都无比欣赏地注目着偶然在那里发现的爱的萌芽……

赵军伤口已经顺利愈合，现在没有拐仗也可以出去散步了。他不耐烦地等治疗时间过去，刚刚到点马上就跑出溶崖洞，百无聊赖地望了望四周，走到隔壁病房。那里住着几个同一个营的同志。

“喂——，‘机械化部队们’，散步去！”

光线不好的溶崖洞很暗，赵军进来这么一吆喝，里面顿时发出一片的笑声和回声。躺在溶崖洞门口的三营副营长，也是腿部受伤。他用最严肃的口气让赵军注意：

“同志，轻一点。还在治疗呢。”说罢，噗哧一笑。

这时候仔细一瞧，桂花穿着白大褂正在一边给伤员换夹板。

“又碰上了……”赵军自言自语，眉头一蹙，一屁股坐在床头上。

“等一会儿！机械化部队嘛，本来装备就累赘……”副营长陈双店摸着放在床旁边的拐仗，自卑自贱地说。在救护所的山洞，管走路拄拐仗、上夹板的伤员叫“机械化部队”。

桂花走过来了。赵军垂下头，瞪着眼偷看桂花的气色，准备让她训一通。谁知道，桂花理都不理他们，便开始给躺在旁边的伤员治伤。随着刺鼻的酒精味，仿佛平地刮起一股冷飕飕的凉风。

桂花冷漠的态度，使赵军心里冒火。赵军表面装得不露声色，暗中却对她的举动敏感得像针尖一样。桂花的冷脸子，大大伤了他的自尊

心，“倒霉，我先走了！”赵军越想越拧，站起身拔腿走出去。随后，桂花小声对护士说：

“跟出去看看他到哪儿去？……炮打得厉害，怎那么烦人……”

听见这话，三营副营长接口说：

“医助同志，用不着这样。把他撵走吧！”

“为什么？”桂花翻了翻眼睛。副营长若无其事地答道：

“我是怕医助同志难办。这老兄，没人治得住他。勒令他出院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感情好。”

“哈哈，应该让他立刻就走。不然，也许打发不走哩。小心点，这人品行可不怎么样。”

“讨厌！”桂花随口对答了一通。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自己受了别人的捉弄，不乐意地瞥了为人和气的副营长一眼。

“呵呵呵……”到处是伤员们宽厚、善意的笑声。桂花霎时红了脸。

赵军钻进了山谷。瓦蓝的天空，明亮的晴朗，没有一丝云彩。天气很暖和，叫人四肢发软。山中鸟儿大叫。茂密的松林、榭树一派新绿，整个山谷遮蔽在郁郁苍苍的浓荫中。此芒、马薊和菝葜藤，宛如铺在山谷的地毯。半支莲、苦菜花、胭脂草和转子莲，又好比柔软的淡绿色的地毯上的纹饰，开出紫色的、黄色的和白色的花朵。小钟般的百合花，微微低着头，仿佛在迎候心上人。山上岩石周围，还盛开着金达莱。488高地像穿上了粉红的上装，绚丽耀眼。和风吹送着浓郁的草香，成群的野蜂嗡嗡地叫着。

在488高地，只有救护所的深谷里的这一小块地还保留着一些原来的面貌。往外走一步，情况就不同了，被炮弹翻掘过的漆黑的废墟张着大嘴，好像在痛苦呻吟，而且心惊胆战地躺着，叫人不寒而栗。不，战争的阴影也已经伸到了这山谷。随处可见一抱来粗的大树不是拦腰折断，就是被机枪子弹打得满身窟窿。草地烧焦了。敌人飞机的副油箱戳在地上。战争越来越紧急，连这小小山谷里的美也想夺走。但是，大自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保持着自身的规律和美。相反，它似乎想极力保

存遭受过创伤的大地的血、被打翻的河山的精气 and 战士们想方设法战斗下去的悲壮气概，这样更增添了它的妩媚。

沾满血痕的大自然的美，深深触动了赵军。他沉浸在不可遏制的激情中，扑倒在草地上，恨不得要抱它一下。猛一抬头，看见额头前面垂着几根枝条。像是洋槐，有两排小叶，上面还长着豌豆花似的黄骨朵。

赵军霍地站起来。

木棉树和牡丹花一样，是牺牲了的肖建国战士最喜欢的树木和花草。他认为珍贵的木棉树是华夏南粤的宝贵树种，能在这山崖上扎根生长实在稀罕。做标本的时候，高兴得不知怎么好。这一切都仿佛昨天的事情一样，而牡丹花是他家乡洛阳的名花，是国花之一，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它是名贵的花木，肖建国正因为这一点才那么喜欢它。“我国本土的花木”，这句话道出了肖建国战士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

赵军像占卜似地咀嚼着牡丹花瓣，陷入了沉思。眼前浮现出金鸡山下肖建国的墓地。牡丹花种上了没有？有岩石挡着，大概不会被枪炮打中吧。也许以后永远也……

亲爱的张国军、李中信、曾春兴，还有吴大欢、张少华……战友们的面孔一个个闪现出来，他的心箭也似的飞回到连队。忽然，那个有着高高的鼻子、长着一双和湖水一样清亮的眼睛的医助出现在他面前，不知怎么，赵军一见桂花就心烦气躁，他发现自己被一种奇怪的反抗心所牵制。说实在的，头次见面那天的争吵，显然是无谓的。虽然没料到伤口也要动手术，可也用不着那么争执不休。赵军到这儿来，一方面是团长硬要的，一方面也是自己感到拖着那条腿不好打仗。不过，打第一次见面起，赵军就受到漂亮却难缠的医助的某种压抑。后来，一切冲突都来自对那种女性的反抗心。

“活见鬼！”赵军满口苦涩，把牡丹花瓣吐出来，喃喃自语。

救护所这地方把人搞得好安逸，很快就沾染上懒散习气啦。一迈进门坎即变成病号样子。真叫人寒心……说老实话，若不来救护所，哪有工夫想这种闲心思？大敌当前，哪有闲情逸致去留心一个医助的眼色，做这种没出息的事！细想起来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惨遭敌人毒手

的父亲和赵兰姐姐会怎么看呢？日夜盼着有朝一日报仇的母亲和哥哥会怎么想呢？想到这些，赵军不禁面孔滚热，眉头紧锁。

他父亲赵克明，是在帮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斗中牺牲的中国铁路工人，姐姐赵兰是友谊关探某村党支部书记，死于敌人罪恶的子弹。

如今，赵军不再压抑自己的心了，他怎么也想不到父辈献出生命帮助邻国——越南统一，他们竟用仇恨的子弹射向了自己的亲人，恩将仇报。

正当赵军翻来覆去，这样默默沉思的时候。前面传来了小心翼翼踩着草地走路的声音，他霍地站起身，仔细一看，原来是炊事班的上士李华伟。他老远就瞧见了赵军，他高兴得大声喊着，蹦蹦跳跳跑过来。

“连长！”

两人在草地上坐下。分别不到一个多星期，好像几年没见似的。彼此端详着脸，互相摸着手。

“你怎么来的？”

“今天，团长喊我去，同志们托我回来的时候顺便看看你。”华伟不慌不忙地放下司务长的土布黄挎包。赵军瞅着包急切地问：

“这几天战斗怎么样？那些兔崽子们还往上冲吗？”

“冲有什么用，放心吧。大家托我的就是这事，请你也别说打仗了。”

“战壕都挖好了吗？有没有用石板……给掩蔽壕加盖……”

“放心吧。照你的指示，挖了假战壕，交通壕也全部完成了。只要做好雨季准备就可以渡雨季啦。喏，肖建国同志的牡丹花也种上啦。长得够意思。”

虽然赵军有着无穷的焦虑，但华伟叫他别担心。来时大家再三嘱咐不能让他为连操心。其实，不亲眼看见，他的焦虑是怎么也不能消除的。赵军终于悄悄闭上嘴巴。华伟一边回答一边飞快地解开挎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赵军的神色。包里装着大大小小的纸包。

“这是什么？”

赵军看出华伟不好开口。故意以落落大方的态度，冲着挎包里头瞧。一半是因为好奇，一半是因为不知捎的什么，想掩饰一下自己的愧意。

“这是事务长特意做的。让你补充补充营养。”

“糍粑？”

赵军打开纸包一看，愣了。无可奈何地凝视着华伟。

“不知道是糍粑还是什么……连开过一次评议会，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有的说，应该放小豆馅，掺了那么多葡萄糖，还像个啥糕点样？有的气不过地说，这还是司务长和军需管理员交涉了半天才搞来的战利品，怎么还说那话。”

“啥，他们也……”

赵军只好闭上嘴巴。眼前浮现出连战友们为这几块糕点吵吵嚷嚷的情景。此时此刻，他心潮翻滚，感受到一起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过枪林弹雨，比亲骨肉还亲的友爱。

“这是少华送的烟，他也是会过日子的。”华伟瞟着赵军的神情，一边在动脑筋怎么才能叫他高兴得张开嘴巴笑，一边掏出两包在前线很难弄到的大前门香烟，接着说：“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吗？还是年初我们休整时领的呢，一直留到现在……另外还有，连长，在这儿行嘛？”

“什么？”

“这个，嘘——”

“酒？喝酒？哪怎么行。救护所这地方可严厉哪。”

“就是嘛，跟他们说了又说……可是他们偏要这么干。真是的……”

“拿这个干什么？”

“三番五次叫带给你……司务长真是乱弹琴。”华伟一边连声埋怨司务长，一边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一瓶烧酒。

“哈哈……”赵军终于笑了，“瞧你们，像什么样子？我是得了大病，还是要出远门？干吗这么折腾？”

“嗯？怎么这糍粑那么好食。”华伟愣了。瞧了瞧连长，霎时哭丧着脸，垂下了脑袋。

“连长，其实你吃……，你吃的这糍粑米粉还是我们无偿供给越南反骨仔吃不完的‘中国糯米粉’，是战士们在战斗中用生命和鲜血换回来的‘战利品’。”

赵军见华伟这么支支吾吾，鼻子怪酸的。说实在的，他被战友们的一片深情感动了。只不过表面不动声色罢了。刚才的话好像刺痛了华伟诚挚的心。他很难过，一把搂住华伟，也不知是笑还是哭地大声说：

“瞎，瞧你这个傻瓜蛋，我怎么不懂同志们的心呢？刚才说的不算数，华伟，回连告诉大家，说我别提多么高兴啦。嗯？还有，说我马上就要回去了，无论如何下星期要回去……”

华伟顿时脸上热乎乎的。他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紧紧握着赵军的手。

“真的吗？连长，下星期一定回来！你不知道大家盼你盼得多么凶哩。没有你，连就像空了一样。”

“我知道。放心吧，准定回去。”

两个战友互相抱在一起，脸对脸地看了好半天，然后，使劲捶着对方的脊背，咯咯地笑了。

天空飘起团团乌云。

2

灰濛濛的硝烟向西漫去。震耳欲聋的炮声留下远雷般的余韵消失了。整天像月晕一样阴沉沉的太阳，不觉又红彤彤地挂在西面的山峰上。当硝烟和云彩都被落照染成了血红色的时候，敌人最后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金鸡山和它前面的米七岭，土覆石翻，仿佛用一张大犁胡耕乱耨过似的。血肉模糊的敌军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倒在那里，不久就将变成乌鸦的粮食。赵军按上级要求，对越兵尸体进行了人道掩埋。金鸡山上的岩石，灰烬似地四散飞扬，战壕坍塌了。岩缝里的蟠松和桦树也被连根拔起，烧焦了。熏黑了的弹壳，在土堆里乱滚。弹皮露着尖利的牙齿戳满一地。

战士们从倒塌的战壕里站起来。斑秀录掸着土刚立稳，军太就在隔壁战壕拉长声音跟他开玩笑：

“干吗要钻到地里去？”

“抓田鼠去了。”

秀录的嘴皮子谁也比不了，就是胆子小。待命时期，碰到突然袭击或遇上敌炮，常常最沉不住气。他自己为这事也很苦恼。同志们尽管叫他那张利嘴说得下不来台，也从不触动他胆小害怕的弱点。晓得他自己也痛恨这种性格。唯独军太不讲情面，也许是他们交情特别深吧。对军太的话，秀录也没说什么。

军太一边修理着倒塌的战壕胸墙，一边说道：

“放跑了吧？小心点。”